

〔奥〕 乔伊·亚当森

我的朋友



猎豹皮芭



9.83-49

气象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从自然保护角度出发,真实地记录了作者与猎豹一起生活多年的实验工作。作者以洗练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猎豹的内心世界及生活习性,对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,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。内容丰富,饶有风趣,适合于广大读者阅读。

[奥] Джой Адамсон

Пиппа бросает вызов

“Мир”, 1974, Москва

我的朋友——猎豹皮芭

[奥] 乔伊·亚当森 著

史庆礼 陈效一 编译

气象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白石桥路46号)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字数: 130千字 印张: 6.125 印数: 1—21,000

1982年8月第一版 198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社科新书目: 52—187 统一书号: 13194·0056

定价: 0.51元

前言

《我的朋友——猎豹皮芭》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世界畅销书——《野生的爱尔莎》的姊妹篇。作者乔伊·亚当森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自然保护工作者和动物行为学家，她的一生都献给了拯救濒临绝灭的野生动物的事业。

一九一〇年，乔伊·亚当森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。她从小就喜爱动物，每年假期都到外曾祖父的庄园去驯养野生动物。一九三七年五月，她来到被誉为“非洲野生动物宝库”的肯尼亚自然保护区。那迷人的非洲自然景色——苍苍莽莽的热带草原、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以及形形色色的珍禽奇兽，使她流连忘返。她终于下定决心，留在肯尼亚并度过了自己的一生。

一九四二年，乔伊与乔治·亚当森在一支游猎远征队里相识，并结成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。亚当森夫妇，为保护野生动物开创了一条新路：将小母狮（爱尔莎）和小母猎豹（皮芭）抚养大，再将她们放回大自然继续过野生生活，并在野外繁育了后代。乔伊·亚当森以亲身经历——保护野生动物的实验过程写成的书，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，被誉为“二十世纪最出色的动物文学”著作。

作者为激起人们对保护大自然的兴趣，将拍电影、电视和写书所得的收入设立了“爱尔莎基金”，制订了许多重要方案，来帮助、保护野生动物。她还鼓励非洲青年积极加入到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中来，为他们举办短训班，热心支持在整个肯尼亚组织自然保护俱乐部。她的工作和著作影响越来越大，日本等一些国家也相继成立了“爱尔莎俱乐部”，致力于促进自然保护工作。

《我的朋友——猎豹皮芭》一书，是从母猎豹皮芭生第四窝小仔写起，一直写到小猎豹长大且皮芭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去为止。作者用拟人化的笔调，叙述了皮芭一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喜怒哀乐，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。该书内容真实、情节动人，许多细致的描绘维妙维肖，读后使人大有身临其境之感。读者不仅能从中增加动物学方面的知识，更加热爱动物，而且对自然保护、拯救濒临绝灭境地的珍禽奇兽的工作会有进一步的了解，这也正是乔伊·亚当森终生为之奋斗又想要达到的目的。

本书在编译过程中，我们作了某些删节和更动。作者在书中叙述的某些观点以及得出的结论，可能会有某些不同的看法，请读者在阅读时自作评论。

一九八〇年元旦刚过了三天，乔伊·亚当森在肯尼亚东北部的自然保护区不幸遇害逝世。第二天，这一死讯传遍世界各地，我国的电视和报纸也及时作了报道。

根据遗嘱，乔伊·亚当森的骨灰撒在她生活和工作多年的营地附近的荒原上。当我们今天向读者介绍她的作品的时候，我们谨向这位勇于献身科学事业的奥地利女科学家表示深切的悼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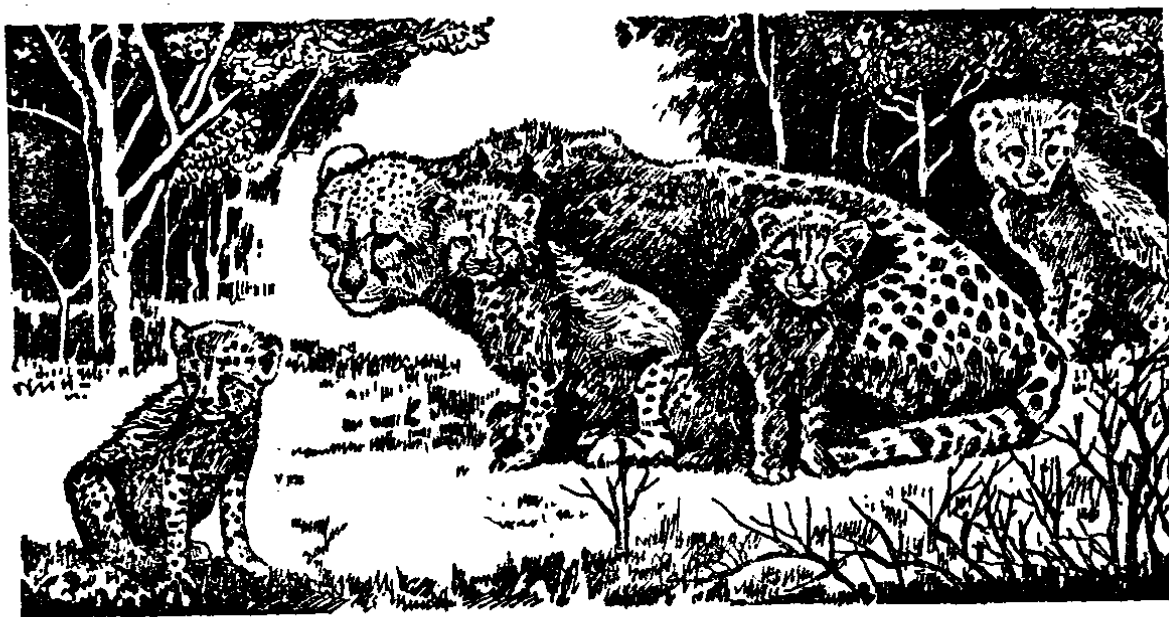
编译者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

目 录

前 言

一、第四窝小猎豹·····	(1)
二、可怕的非州蝮蛇·····	(12)
三、一只小猎豹遇难·····	(19)
四、荒火和大雨·····	(32)
五、母女再次相逢·····	(46)
六、车祸之后·····	(61)
七、小猎豹逐渐长大·····	(70)
八、离别·····	(87)
九、皮芭的生死关头·····	(101)
十、皮芭遗留的儿女·····	(121)
十一、猎豹救狮子脱险·····	(128)
十二、爱的嬉戏·····	(142)
十三、在离别前的日子里·····	(150)
十四、重访梅鲁·····	(163)
后记·····	(186)



一 第四窝小猎豹

雌 猎豹皮芭快要第四次作妈妈了，我和往常一样，注意地观察着她。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三日失踪了整整四天的她，又回到我们的营地，可以想象到当时我该有多么高兴。她是从平原那个方向回来的，她的第一窝小仔就是出生在那里的。但那窝小仔只活了十三天，就都被鬣狗咬死了。如今，平原上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丛，那里根本不适合猎豹抚育幼仔，因为那里到处都藏着天敌。然而，令我奇怪的是，最近几个星期，皮芭总是呆在这些地方。她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餐以后，就又上那儿去了。

我和洛加利跟随皮芭走了半英里，可是后来她卧在地上，无论如何也不肯挪动地方了。我抚摩着她，用手摸她那发胀的奶子，她翻身仰卧着。忽然，我看见四头大象朝着我们走来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赶快逃跑。我回头一望，看见灰色的大象一直

朝着皮芭走去,可是她和往常一样,还是满不在乎。今天可使我有些疑惑不解了,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,最近两天她就要生小仔了。

近几天来,大象总是在我们营地附近徘徊。虽然我们想尽办法躲开它们,可它们还是来吃我们小房子近处的树叶。仿佛偌大一个天然公园里,就只有这些树叶才最合它们的胃口似的。

第二天,皮芭不见了。整整九天她都没露面,她从来还没有这么久不让我看她的小仔。我们在最后一次看见她的地方走来走去,但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她。到了七月二十三日,我突然看见她站在营地后面的一个高冈上,那里是我平时停放越野汽车的地方。她很仔细地察看这个地方,她能这样小心谨慎,使我感到非常高兴。皮芭,就是小的时候几乎成了内罗毕各家饭店常客的那个皮芭,如今的表现已是真正的野兽了。不过,安波谢利和内



图 1- 皮芭和作者

罗毕禁猎区的所谓“野生”猎豹,对兴高采烈的游客已经习以为常,毫不客气地往汽车上跳,甚至允许你抚摩它们!自从把皮芭放回到大自然里去时起,为了不让游客纠缠打扰,我本人也只好

随着她过着孤寂的生活。为此，我并不需要别的什么报答。皮芭能这样小心谨慎地察看附近是否有陌生人，这就是给我的最好的奖赏。当她完全相信一切都平安无事之后，才走到我们这里，来要肉吃。根据她的胃口可以断定她非常饥饿，我发现她瘦得厉害。她吃饱以后，就又顺着通往“豹岩”的原路回去了，从我们到处寻找她的小仔的平原上走了过去。

正当中午，天气非常炎热，然而皮芭走了两英里之后才转回到草木丛中。她又朝着穆利基河方向走了约五百码。她小心翼翼，到处嗅着，把我和洛加利领到蜜槐树丛那里，她每次总是选择有一些蜜槐树的地方当作“育婴室”。在灌木丛的深处，我看到四只小猎豹，其中两只比较大的已经睁开了眼睛。前几窝小仔是在10—11天时睁眼，我估计这些小猎豹出生已有九天，那么它们该是七月十五日出生的。

看着这些毛茸茸的小猎豹，它们用不听使唤的爪子乱蹬着，向皮芭的乳头爬去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皮芭又把我们愚弄了，因为她极力装作一定要在平原上安窝的样子，那里距我们的营地只有半英里。其实呢，我们刚一走，丢下她和大象在一起时，她便赶紧跑到这里来。这里的草不高，附近还有两个小溪，确实是抚育幼仔的好地方。这是一个河谷，到处是荆棘丛，可是比较开阔，如果有危险就容易及时发现。在这里虽然可以听到来往汽车的嘈杂声，或者狮子的脚步声，可是，皮芭的窝离大路较远，隐蔽得也很好。狮子常常走这条路，不过总是用它的吼声和气喘吁吁声，预先警告猎豹说：“我来了！”。

小猎豹使劲地吃着奶，小嘴巴都藏到皮芭柔软的肚皮里，皮芭不时地翻动身子，以便让小猎豹吃得更舒服些。我看着这和睦安宁的情景，真舍不得离开她这一家子，然而又不得不往家走了。

现在皮芭已经知道，完全可以把新生的幼仔托付给我和洛加利了。所以，当晚我们又来到这里时，皮芭连站都没有站起来。我们在观看小家伙们的时候，她一直在喂奶。

如果仅仅凭大小判断，在这一窝里应有两只雄的。但仔细地查看它们位于三角区的皮肤(以后这里发育为雄兽的性器官)，我发现，实际上有三只雄的。倘若真的是这样，那么皮芭还真会保持平衡，因为第二窝小仔是三雌一雄。对第二窝小仔我未能研究雌雄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因为小雄猎豹琼麦出生后五个月就夭折了。我希望，在我的帮助之下，皮芭能将第四窝幼仔抚养大，不要再夭折。我联想起过去的悲惨教训，由于小猎豹脆弱的小骨头很容易折断，所以我决定在幼兽开始吃肉时给它们的食物里加入各种维生素和钙，以保证在遇到意外时不出这种危险。以前，我开始喂小兽吃东西的时间过于晚了。因为，我不知道这方面的重要意义。现在，我要尽量帮助皮芭，在哺乳期间应每天给她增加 15 克复方钙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从远处就开始呼唤皮芭，告诉她我来了。她从灌木丛里出来，走到离“遮荫树”约有一百步的地方，我们经常在那里喂她肉吃。她贪婪地喝着水，对肉几乎都没有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开始到处嗅着，领着我绕路走了大约 300 码，来到了她哺育幼仔的地方。小猎豹抬起头，个个都带着睡眠惺松的样子。皮芭一一地舔完幼仔后，刚一卧下，小家伙们就很敏捷地去寻找乳头。我很快走开了。中午过后不久，我又回来给皮芭送水喝，因为我知道她渴得很难受。大概是因为她不愿丢下幼仔，才不想跑到小溪那里去喝水吧。

到了第二天，所有小猎豹都睁眼了，它们眨着眼睛注意地瞧着我，皱着鼻子，低声叫着。我已经知道猎豹的野生小仔是怎样对待陌生人和其它动物的，然而，小猎豹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危

险呢！使我很感兴趣的是，皮芭忽然对我的老朋友斯坦利不放心了，当他在一旁时，她就不肯去吃食。可是从前，她总是急不可待地一直向他走去，有时甚至不和我“打招呼”，这自然是在他手提肉篮的时候才这样。我很遗憾，她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。但我想起母狮爱尔莎，她在生小仔以后的头几天也是这样：她有两位非洲朋友，其中一个人甚至都不敢露面。

斯坦利对待这种临时性的冷遇倒是不大介意，别看皮芭发威吼叫，他照样给皮芭送肉送水。要知道，送东西可不是一种轻活儿！皮芭在回窝时，绕的路一天比一天远，而且设法让风把自己的气味吹到她的小仔那里。到了第十三天，皮芭把小仔叼到还是那个树丛的另一个地方，第二天又换了新地点。两天以后，搬到了另一个树丛下面，离原来的窝约有十米远。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这样小心谨慎呢？她在生第二窝和第三窝小猎豹时，虽然也换过几次地方，但那是在出生后的头十一天，在小仔还没有睁开眼时才搬来搬去。这次，为什么在第十三天以后，她还把小仔叼来叼去呢？

新居宽敞多了，小家伙顽皮地爬来爬去，也不会碰到带刺的树枝。皮芭不住地看着它们，只要谁爬走了，她就立即把它弄回来，还要拍打一下呢！

有一天早晨，趁皮芭蹲在附近的一棵树下观察周围的情况，我用手摸了摸小猎豹，打算鉴定一下它们的性别，可是在浓密的茸毛里却很难断定两性的区别。但我依然认为这窝小猎豹里有三只雄的，只不过其中有一只比小母猎豹还小得多。我利用这个机会，还摸了摸它们的小爪子，想要验证一下这么大年龄的小猎豹爪的情况如何。克雷费尔德公园的工作人员认为，在头十周猎豹的爪是缩在里面的。对皮芭以前生的小仔，我没有验证

这方面的情况。现在我决定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，结果发现小猎豹的爪子并不缩在里面。

在小猎豹出生十七天时，我第一次听到它们发出尖细的“唧唧”声，皮芭听到这种叫声会立即作出“回答”。

八月一日，皮芭又象平时那样来到了“遮荫树”附近。趁她吃肉时，我去看她的小仔，它们正在酣睡。后来，我跟随皮芭走到瓦萨隆小溪那里，她找了个水浅的地方，在那喝水。因为水浅的地方，可以不用担心鳄鱼把她拖到河里去。她从那儿向着大路急速跑去，在尘土里滚了好一会儿，以后便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大圈子，走回到自己的孩子那里。她为什么这样放心呢？难道她知道小猎豹还在睡觉吗？大约在我们回来一小时，小家伙们才睡醒，我和皮芭当时正坐在它们附近。

以后，皮芭是在大路上等着我们，她往往顺便在那里来个“尘沐”。我不高兴她这样，倒不是怕汽车，而是怕猛兽嗅到皮芭的气味后会发现她的窝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可真害怕了：三头狮子留下的新脚印穿过我的营地，它们沿着大路走了一英里，一直朝皮芭的窝走去。然而皮芭安然地在“遮荫树”旁等着我们，吃完肉以后，就向着离大路很远的新“育婴室”走去，这个地方比前一个地点隐蔽得多。我看了看小猎豹，它们在灌木丛里爬来爬去，相互扑打着。后来，皮芭开始喂奶时，我们就往回走了。

当我们还没走上 500 码，突然迎面走来三头狮子。我们停住脚步，盯视着狮子，它们立即从大路上向平原奔去，要知道离那里不远就是皮芭和小仔的窝！我们非常担心，极力想让狮子转到另一个方向去。我们可能如愿了，因为第二天早晨还是在老地方找到了猎豹一家，而且从一些迹象来看，除了狒狒，谁都没来打扰过皮芭。不远处，又传来狒狒的叫声。在“遮荫树”下，她不肯吃食。当我把肉拿到离她的窝较近的地方时，她只是

嗅了嗅，并且非常不安地环顾四周。为什么呢？可能她还在警惕着狮子的到来吧！奇怪的是，第二天早晨虽然狒狒还是呆在附近，但皮芭对狒狒却不再理会了，甚至丢下正在睡觉的小仔，自己到外面散步去了。

趁皮芭不在的时候，我观察了小猎豹的牙齿，发现下门齿和下犬齿已经很大了。这一天，小猎豹已经满三周了。两天后，上门齿和上犬齿也长出来了。这时，皮芭又把它们搬到约 250 码远的小灌木丛里，那里几乎遮不住它们。小猎豹不用皮芭帮助已经能勉强走动了，但 250 码对它们来讲还是够远的。我完全不懂，皮芭出于什么原因，竟然看中了这个小灌木丛呢？特别是当我下一次在这里找到她们一家时，皮芭感到很惊慌不安，因为有两只狮子在附近走来走去，在大路上我们就看到了狮子的足迹。

一只小猎豹突然发现我来了，便开始疑心地打量着我，以后站起来象要保护自己的一家似的，它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了其他小猎豹。它不住地盯着我，一直到我们离开了才算罢了。

我回到营地，看到我的丈夫乔治的一张便条，说他看见了皮芭以前生的一个女儿，如果我马上赶去，他可以领我去看看。我立即乘车出发，和乔治来到昨天他看见猎豹的地方。我们把车停在罗欧维鲁河畔，这里大约距乔治的营地有三英里远。这只年轻的母猎豹，显然是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而从前，我们倒是在营地附近，常常遇到皮芭以前的女儿惠蒂和塔图。乔治对我说，当时他去寻找自己的狮子，他下了汽车，一边召唤，一边用望远镜观察。突然出来一只猎豹，它蹲在离汽车有 20 码的地方。

乔治想给这只小母猎豹一块肉吃，可是她不吃，说明她并不太饿。他又在她面前放一小盆水，趁她喝水时，拍了几张照片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就跑走了。乔治说，这只猎豹的样子看起来很漂

亮。遗憾的是，这一次我们没找到她，后来我从照片上认出是惠蒂。

至今，我还一直深深地挂念着比丽、惠蒂和塔图。我很想知道，如今皮芭对她们怎么样了。在她们小的时候，皮芭可是非常喜爱她们。她经常用舌头舔她们，娇生惯养，常常和她们在一起嬉戏。皮芭的态度一成不变，总是那样温和，尽量避免吵架。她们总是哼哼着，尽量挤在一起，高高兴兴，真是幸福、安宁的家庭。可是现在，皮芭的一切完全献给了新生的小仔。那些长大了的子女，对她来讲仿佛已不存在了似的。

大自然本身所关心的，是让野兽经常繁殖，当后代一旦能独立生活时，母子之间就再没有任何联系了。

我总是很敏锐地意识到，猎豹给我们提出的许许多多的谜，必须找出正确的答案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甚至想找一位真正的学者，倘若他能参加我的工作，对我所做的非专业性的观察一定有所补益。我没有找到这样的科学工作者，只好自己采用科学家向我指出的某些办法，比如不分昼夜地和动物呆在一起，仔细地记下动物行为上的一切细节。然而，想要在夜里观察皮芭，又想不打扰她的安宁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我只能在白天观察猎豹的生活。

还好，皮芭这时又将小仔搬到较大的灌木丛中。这样，我可以坐在旁边，更方便地观察它们一家的活动了。

时近中午，炎热难熬。蜜槐树下斑驳的荫影，倒完全可以使猎豹安然无恙；然而我不得不在荆棘丛里常常变换地点，以便使晒得发痛的头躲在荫影里。现在我已经趴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和皮芭面对面，抚摩着她。她哼哼着给小仔喂奶，突然一架飞机扰乱了这种恬静的田园生活。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低空盘旋，看来是在找我。猎豹立即向四处逃散，我费了不少力气，才把吓得惊

慌失措的小猎豹收拢到一起，把它们送到皮芭那里。

过了不一会儿，我们听到从大路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。我请洛加利去看看有什么事，他带回伦敦英国广播公司派来的小组写给我的一封信，要马上对我进行采访，因为他们必须立即飞回内罗毕。他们的来访尽管是动物保护区行政当局早就安排好的，但还是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。无可奈何，我只好结束这一天对猎豹的观察工作。我热得口干舌燥，但我还是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。可是我断然拒绝穿着又脏又皱的衣服拍照，因为我在荆棘丛中整整爬了一个上午。自然来的人更希望拍照猎豹，我也设法



图 2 皮芭

婉言谢绝了。虽然接待采访是违背我的意愿的，可是又不得不回答他们。不让陌生人到猎豹那里去，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摇。

次日早晨，皮芭在“喂食树”旁等着我们，这里距离昨天飞机惊扰了我们的那个灌木丛比较远。她不慌不忙地开始吃食，突然她抬起头，同时听到了不太大的唧唧声。我无论如何也分不清这与鸟的唧唧声有什么区别，但皮芭立即丢下食物，向自己的

小仔跑去。她可真忙了一阵，才把所有小仔聚拢在一起。这些小猎豹跟在皮芭后面乱跑，在草丛中找不到路。其中最小一只的情况更糟，在树丛中钻来钻去，可受了不少的罪。我找到它时，见它已喘不过气来，正绝望地叫着，我把它抱了起来。当触到它那软而光滑的皮毛时，我勉强才忍住不去抚爱这个小家伙，把它送到灌木丛那里。这时，皮芭已把另几只小猎豹收拢到一起了。我们走了约五十码远，这里可是真正的荆棘丛编成的要塞，荫影很浓。看到这么好的窝，我高兴起来，可是皮芭的想法看来却不同：她在附近转来转去，后来用平时那种奥妙的办法命令孩子们趴下，自己便出去寻找更合适的地方。她回来以后，发出急剧的噗噗声，命令它们跟随她走。

观看小猎豹很胆怯地鱼贯而行，东转西拐地穿越草丛形成的迷宫，是很有趣的事。那只最小的又倒霉了，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。一次，皮芭走来帮忙，咬住它的后颈，叼着走，可是时常把它放下，以便叼得更舒适些。终于到了她看中的地方，这里只有稀疏的灌木丛遮掩着，但她还是决定留在这里。我认为这是个极糟的地方，这里难以遮住灼热的阳光，更不用说防避凶猛的野兽了。这一回，看样子皮芭和我的看法一致了。她放下小仔让我看守着，又去寻找更便于掩蔽的去处。皮芭走了不到二十分钟，这些小猎豹就开始感到寂寞了。那只最小的走来紧紧地靠在我身上，邀请我和它玩一玩。我受到它的诱惑可真难以控制，但我还是尽量抑制住自己，不要答应它，我内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，眼看就要屈服了。然而这时，它向其它小猎豹走去，它们挤成个毛茸茸的大球，很快都进入了梦乡。

已是上午九点了，皮芭总是在这个时候给自己的小仔喂奶。她根本用不着钟表，她能很出色地感知时间，她又准时回来了，几乎一分不差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她并没有趴在孩子们旁边，而是

走到这块空地的最边上趴下了。我抚摩着她，她很乐意我的亲昵，她舒服得哼哼起来，就再不想动地方了。我想，走了这么久，她一定很想喝水，我就走到“喂食树”那里去取水。等我回来时，我再也找不到这些猎豹了。我往灌木丛里看了很久，突然发现皮芭在300码远的地方。她一直朝我走来，就她一个。她渴极了，把水舔吃得一滴不剩。然后又走到我认为极糟的那个灌木丛里去，卧在那里，就象守着要塞似的。我想尽一切办法，但不管怎么样也未能让她回到自己的小仔那里去。怎么办呢？我只好装出要走的样子，径直往家走去。我百思不解，是什么引起她这样不安呢？她极力把自己的孩子藏起来，不让我看，是由于我摸了她的小仔，还是怨昨天的飞机呢？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再取得皮芭的信任才行，因为不管是谁的过错，总而言之还得怪我们——人。



二 可怕的非洲蝮蛇

我们还没到达营地，飞机又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起来，转了几圈以后，便朝着肯麦尔方向飞去。那里是飞机场，离我们有两英里。我知道该驱车去那里迎接客人了，我能猜到是谁来了。不久前，美国一家立体电影制片厂向我提出，为了纪念母狮爱尔莎，请我帮他们新拍一套非洲动物的照片。大部分照片将由著名的动物摄影师艾伦·鲁思拍摄，我想把自己拍的皮芭和小猎豹的照片也放到这套照片中去。然而我和艾伦从前谁都没使用过立体摄影机，因此厂方派自己的主要摄影师弗雷德·本尼昂来教我们如何使用这种摄影机。我知道本尼昂是第一次来到肯尼亚。

在机场上，我接到的不仅是本尼昂和艾伦，还有艾伦的妻子琼以及驾驶员杨·蒂皮特。这位飞行员驾驶的是一架私人小